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爭國本

神宗萬歷十年八月丙申皇元子生頒詔赦天下十四年正月皇第三子生進其母鄭氏為貴妃　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疏曰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自元子誕生五年于茲矣即今麟趾螽斯

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茲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歲孝宗以六歲武宗以一歲成憲具在惟陛下以今春月吉旦勅下禮部早建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上曰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　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沈璟上言貴妃雖賢所生爲次子而恭妃誕育元子主鬯承祧顧反令居下耶乞收回成命首進恭妃次及貴妃上怒謫應麟廣昌典史璟亦調外上諭閣臣曰降處非爲冊封惡彼疑朕廢長立幼先揣摩上意

耳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以私意壞公論耶刑部主事孫如法上言恭妃誕育元嗣五年未聞有進封之典貴妃鄭氏一生子即有皇貴妃之封貴妃能得之於皇子初生之日而恭妃不能得之五年敬奉之久此天下不能無疑也上怒謫潮陽典史御史孫維城楊紹程請定儲位俱奪俸　禮部侍郎沈鯉奏宜並封恭妃王氏上諭待元子冊立行　皇貴妃鄭氏父鄭承憲為其父請䘏典援中宮永年伯王偉例禮部疏駁上命予墳

價五百兩

十五年春正月禮科都給事中王三餘御史何倬鍾化民王慎德各奏建儲不報輔臣請建儲封王令候旨行

十六年六月山西道御史陳登雲請冊立東宮且罪鄭承憲驕橫之狀不報

十八年春正月朔上御毓德宫召輔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於西室以冊立東宫係宗社計請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

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大使出輔臣復請曰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上頷之時行等出上遽令司禮監追止之云已令人宣皇子來與先生一見輔臣還至宮門內有頃皇長子皇三子俱至引至御榻前皇長子在御榻右上手携之向明正立輔臣等注視良久因奏曰皇長子龍姿鳳表岐嶷非凡仰見皇上昌後之仁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澤聖母恩庇朕何敢當輔臣奏皇長子春秋長宜讀書且云皇上正位東宮時

方六齡即已讀書皇長子讀書已晚矣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皇三子云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遂手引皇長子至膝前撫摩歎息輔臣叩頭奏曰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上曰朕知之時行等叩頭出　十月吏部尚書宋纁禮部尚書于慎行率羣臣合疏請册立東宮上怒下旨奪俸輔臣申時行引疾乞休王家屏居中調之上意稍解以鄭國泰請册立疏示羣臣傳諭建儲之禮當於明年傳立廷臣無復奏擾如有

復請直踰十五歲

十九年冬十月閣部大臣合疏請建東宮先是建儲事既奉上旨申時行與同官約遵守稍需一歲每諸司接見亦以此告之故辛卯歲自春及秋曽無言及者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備東宮儀仗時行方在告次輔許國乃曰小臣尚以建儲請吾輩不一言可乎倉卒具疏首列時行名以上時行聞之大愕别具揭云臣已在告同官疏列臣名臣不知也故事閣臣密揭皆留中而是

疏與諸疏同發禮科羅大紘遂上疏論時行迎合上意以固位武英中書黃正賓繼之上怒杖正賓削大紘籍
十二月輔臣王家屏乞明春建儲以塞道路揣摩之口銷墻幃牽制之私不報
二十年春正月禮科都給事李獻可疏請豫教削籍大學士王家屏具揭申救封還御批上怒給事鍾羽正舒弘緒陳尚象李固策丁懋遜吳之佳楊其休葉初春御史錢一本鄒德泳賈名儒陳禹謨主事董嗣成文章中

敕削籍降調有差科臣孟養浩疏最後上加杖一百家屏三疏乞歸許之吏部主事顧憲成章嘉禎等廷推家屏忠愛不宜廢置請召還上怒憲成削籍嘉禎謫羅定州州判　十一月禮部尚書李長春屢請冊立疏十有四不報尋罷去

二十一年春正月輔臣王錫爵歸省還朝密疏請建東宮曰前者冊典垂行而輒為小臣激聒所阻皇上親發大信定以二十一年舉行於是羣嚚寂然蓋皆知成命

在上有所恃而無虞也倘春令過期外廷之臣必曰昔
以激聒而改遲今復何名而又緩伏乞降諭舉行使盛
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於人謀上報云朕雖有令
春冊立之旨昨讀皇明祖訓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
倘復有出是二儲也今將三皇子並封王數年後皇后
無出再行冊立錫爵復疏曰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子
命馬皇后養之唐玄宗取楊良媛子命王皇后養之宋
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為子與其曠日遲久待將

來未定之天孰若酌古準今成目下兩全之美臣謹遵
諭並擬傳帖二道以憑採擇然尚望皇上三思臣言俯
從後議以全恩義服人心上竟用前諭工部郎中岳元
聲謂科臣張貞觀史孟麟曰此舉何如貞觀曰此乃錫
爵密進者元聲復詰禮部郎中陳大來家兵科給事許
弘綱禮部郎中于孔兼皆在弘綱以屬元聲元聲曰我
方論錫爵若言謂有成心反敗乃事其以元聲為後勁
可也弘綱不允元聲遂歸草疏適禮部郎中顧允成張

納陛至遂聯名上大約言皇上正位東宫之日仁聖亦青年莊皇帝不設爲未然事以誤大計疏入刑科王如堅光禄丞朱維京疏繼上曰皇上念及中宫艮厚顧中宫春秋方盛前星一耀則所册元子自當避位何嫌何疑今以將來未期之事格見在巳成之命恐中宫聞之亦有不安者皇上以手札咨之錫爵錫爵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如旨擬勑難以厭中外之人心光禄少卿徐㑹署丞王學曾郎中陳泰來于孔兼疏繼上上怒如

堅維京讁戍傑學曾等為民而元聲允成納陛得寬㫖
然並封㫖竟如故元聲與允成納陛泰來孔兼曁李啟
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徳禎面詰錫爵於朝房錫爵色甚
厲元聲曰閣下柰何誤引親王入繼之文為儲宮待嫡
之例鳳儀語稍遜元聲厲聲呵之曰曾員外不知祖訓
錫爵容霽衆欲出元聲曰大事未定柰何出錫爵曰然
則如何元聲曰當以廷臣相廹告之皇上錫爵曰書諸
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請即以元聲為首杖戍惟命

錫爵唯唯庶吉士李騰芳上書錫爵曰聖明在上議者
俱為杞憂以公苦心疑為集菀此皆妄也但聞古賢豪
將與立權謀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則不難
晦其迹於一時而終可皎然於天下公欲暫承上意巧
借王封轉作冊立然以公之明試度事機急則旦夕緩
則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
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精誠智力稍不如公容
或壞公事隳公功而罪公為尸謀公何辭以解此不獨

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讀訖愕然曰諸公詈我我無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每揭皆手書筆跡甚明也騰芳曰揭帖手書人何由知異日能使天子出公手書傳示天下乎錫爵默然良久復曰古人留侯鄴侯皆以權勝騰芳曰鄴侯不欲以建寧為元帥而咏摘瓜詩以衛廣平此經也非權也但與肅宗私議家事恐上皇不安而遲廣平為太子別是一則然建寧之死胎此矣若子房以强諫為無益而招致四皓有似行權然

未嘗請太子與趙王並封且行權必大智人委曲宛轉或立語而移或默然而定若需之數年更以他手雖聖人不能保矣語次錫爵不覺泣下翌日上疏自劾三誤不允　二月輔臣王錫爵復疏冊立上命三皇子俱停封錫爵復疏爭之畧曰皇上旋止封王之命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眞古聖王從善轉圜之盛德顧臣私憂過計去年之命既改於今年則焉知今年之命不改於他日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究及宮闈之隱

情慮及千萬世之流禍復曰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傅從來所未聞皇上縱欲少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上不允尋降陳泰來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於外削禮科張貞觀籍為民　八月王錫爵以星變言天以皇上為子皇上以太子為子天子之象帝星太子之象前星方今禳彗第一議莫如冊立上慰答之　十一月上御煖閣召輔臣王錫爵錫爵叩頭力請建儲上允明年出閣聽講尋又傳諭皇長子皇三子齡歲相等

欲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復奏皇上有子而均愛之均敎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廷而覩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年九歲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以皇長子之太遲形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聖心又晦矣　十二月輔臣王錫爵等請皇長子先行冠禮上報云東宮與王衮冕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則異今冠禮將何從宜暫着常服出講

二十二年二月皇長子出閣講學禮部侍郎馮琦進儀

注上以未冊立免侍衛儀仗

二十六年五月吏科給事戴士衡全椒知縣樊玉衡削籍謫戍先是庚寅山西按察使呂坤輯閨範圖誌鄭國泰重刻之增刋后妃首漢明德皇后終鄭貴妃科臣戴士衡指其書上言謂呂坤逢迎掖庭希寵之形已分語侵貴妃樊玉衡前疏皇長子冊立中亦有皇上不慈皇長子不孝皇貴妃不智等語貴妃聞之泣訴于上會有援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著為一書內刺張養蒙劉道

亨魏允貞鄭承恩鄧光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薛亨呂
坤等名曰憂危竑議者戚黨疑其書出士衡手張位教
之鄭承恩遂上疏力辯并奏士衡假造偽書中傷善類
目為二衡以激聖怒欲併殺張位上怒甚二臣譎戌
六月御史趙之翰以憂危竑議為戴士衡偽造主於張
位預謀者徐作劉楚先劉應秋楊廷蘭萬建崑也中旨
禮部右侍郎劉楚先都察院右都御史徐作罷國子祭
酒劉應秋降調吏科左給事楊廷蘭禮部主事萬建崑

俱謫典史張位先以密薦楊鎬東征失利罷去命值赦不宥

二十八年春正月禮部尚書余繼登請先皇長子冊立而後冠禮可致祝婚禮可致醮大學士沈一貫請皇長子冠婚不報　三月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等乞行皇長子三禮不報己巳移皇長子慈慶宮再諭內閣冊立有期羣臣不得瀆擾　夏四月刑部主事謝廷讚請冊立謫貴州布政司照磨戊寅沈一貫密揭請撰勅上報

曰謝廷讃狂妄少待之俾天下臣民曉然知出自朕心
秋七月癸卯諭皇長子清弱大禮稍俟之百官毋沽
名煩聒　冬十月乙酉諭内閣來春冊儲庚子工科都
給事王德完言臣入京數月道路相傳中宫役使止數
人憂鬱致疾阽危不保臣竊謂不然第臣得風聞言事
若如所傳則宗社隱憂臣恙衣盎却坐之事祈皇上眷
顧中宫止犨盧受臣死且不朽上震怒下錦衣衛獄訊
其由吏部尚書李戴御史周盤等論救俱切責之　十

一月戚臣鄭國泰疏請皇子先冠婚後冊立科臣王士昌糾之署禮部朱國祚以國泰顛倒其詞與明旨有背恐釀無窮之禍不報皇長子出閣講學時嚴寒皇長子噤甚講官郭正域大言天寒如此殿下當珍重喝班役取火禦寒時中官圍爐密室聞正域言出之上聞亦不罪

二十九年五月丙午戚臣鄭國泰請冊儲冠婚奪俸戊申禮科右給事楊天民王士昌等請立儲俱謫貴州典

史御史周盤等疏救奪俸　八月甲午沈一貫上言詩既醉之篇臣祝其君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繼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則願其子孫之多又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頤酬淑媛而生賢子孫也斯干之篇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美新宮也繼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言吉祥善事當生聖子神孫無窮也今稱觴萬壽兩宮落成在廷同祝而啟天之祥實自聖心始皇上大婚及時故得聖子早今皇長子大禮

必備其儀推念真情不如早諧伉儷之爲適皇上孝奉
聖母朝夕起居不如早遂含飴弄曾孫之爲樂乞今年
先皇長子大禮明春後遞舉諸皇子禮子復生子孫復
生孫坐見本支之盛享令名集完福矣上心動諭俟即
日行之　冬十月乙亥上以典禮未備欲改期冊立沈
一貫封還聖諭力言不可十五日己卯冊立皇長子爲
皇太子暨冊封福王瑞王惠王桂王詔告天下上特諭
在籍輔臣申時行王錫爵知之壬辰皇太子加冠福瑞

諸王俱冠

三十年春正月丁巳增東宫官屬已未福王暫講武英殿西廡二月丙子冊皇太子妃郭氏上引疾免賀

三十一年十一月丁卯有蜚語曰續憂危竑議凡三百餘言謂東宫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寓後日改易之意其特用朱賡賡者更也内外官附賡者文則戎政尚書王世揚廵撫孫瑋總督李汶御史張養志武則錦衣都督王之禎都督僉事陳汝忠錦衣千戸王名世王承

恩錦衣指揮僉事鄭國賢又有陳矩朝夕帝前以爲之主沈一貫右鄭左王規福避禍他日必有靖難勤王之事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甲刊其書一夕間自宮門迄於衢巷皆遍厥明舉朝失色莫敢言大學士朱賡得於私宅以聞請緝其人乞歸不允上大怒令厰衛搜緝務得造書主名責項應祥喬應甲回奏沈一貫請嚴跡之偵校塞路購賞格五千金官指揮僉事或曰妖書似出清流之口將以傾沈一貫者

或曰此奸人作之以陷郭正域正域時有清流領袖之目見忌一貫已喬應甲項應祥各回奏奸書誣人無自名理不問召皇太子慰安之太子泣上亦泣隨令內豎以慰安太子語諭內閣時一貫方以楚宗事恨郭正域正域輔臣沈鯉門生也鯉素踽踽尤負望供天啟聖聰牌於閣入則禮之時閣告密鯉語人曰此事何必張皇也一貫大不懌正域放歸待涷潞河之楊村聞問不絕一貫益側目十二月壬午給事錢夢皐直指正域併及沈鯉

御史康丕揚佐之初僑醫吳江沈令譽多貴遊丕揚巡城跡捕之搜得楚王揭華越副封及刑部主事于玉立所致吏部郎中王士騏書以玉立起官士騏與正域左右之又前漢中府同知荊門胡化首湞縣訓導阮明卿撰妖書康問無據而明卿為夢皐姻故夢皐首攻正域疏中稱沈令譽郭氏之食客胡化同鄉之年友當亟訊奸黨治正域罪次輔沈鯉屢為奸人緩頰舉朝曰大變彼曰小事舉朝曰當捕彼曰可容所上揭有震動人心

虧損聖德等語回互隱伏意欲何為疏入中外大駭于是發卒圍正域舟捕其僕隸乳媼十二人巡捕都督陳汝忠又獲正域舍人毛尚文江夏布衣王忠巡城御史康丕揚捕僧達觀琴士鍾澄百戶劉相等同沈令譽下詔獄考訊無所得邏校且環遍鯉邸廹脅不堪皇太子遣閹人語閣臣曰先生輩容我乞全郭侍郎會都察院溫純上書訟之唐文獻陶望齡先後詣沈一貫為解陳矩亦力持之鯉得安王士騏子玉立以詞連落職錦衣

都督王之禎千户王名世等首錦衣都督周嘉慶下東
厰會鞫闔門慘掠嘉慶亦不承吏部尚書李戴為嘉慶
外父拷掠時不忍慘視起入中堂上聞而惡之罷戴歸
命錦衣嚴鞫妖書沈一貫朱賡請寛疑獄沈鯉亦上章
引咎且乞歸不聽最後錦衣百户崔徳緝順天黠生皦
生光并其子其篇婦趙氏陳氏鞫之生光性險賊善脅
人金坐譴戍大同赦歸終不悛猶脅鄭國泰家方廷訊
時丕揚等皆欲坐郭正域御史牛應元指天為誓沈裕

厲聲折生光從重論恐株連多人無所歸獄生光自誣
服歎曰朝廷得我結案如一移口諸君何處求生活乎
刑部尚書蕭大亨必欲窮究之禮部侍郎李廷機趙世
卿告輔臣賡謂即此可以具獄賡以語一貫事得稍解
三十二年夏四月乙酉提督東廠司禮太監陳矩上妖
書獄移㬸生光刑部論斬上欲加等以謀危社稷律論
磔矩素清直妖書事保全善類為多壬寅㬸生光磔于
市妻子戍邊妖書非生光也第其人可死故人不甚憐

之或謂妖書出武英殿中書舍人永嘉趙士禎後士禎
疾篤自言之肉碎落如磔

三十九年九月己酉皇貴妃王氏薨妃雖生皇太子失
寵目眚比疾篤太子始知之亟至宫門尚閉抉鑰而入
妃手太子衣而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憾太子慟左
右皆泣莫能仰視須臾薨

四十年冬十月閣臣葉向高請福王之國報明年春舉
行

四十一年春正月禮部請東宮開講福王就國不報四
月兵部尚書王象乾復請之上曰親王之國祖制在春
令踰期矣其明年春舉行五月辛未葉向高言福王之
國奉旨明春舉行頃復以莊田四萬頃責撫按如田頃
足而後行則之國何日聖諭明春舉行亦寧可必哉福
王奏稱祖制謂祖訓有之乎會典有之乎累朝之功令
有之乎王所引祖制抑何指也如援景府則自景府而
前莊田並未出數千頃外獨景府踰制皇祖一時失聽

至今追咎王奈何尤而效之自古開國承家必循理安分為可久鄭莊愛太叔段為請大邑漢竇后愛梁孝王封以大國皆及身而敗臣不勝忠愛之念不得不明言之　六月己丑錦衣衛百戸王日乾訐奏奸人孔學與皇貴妃宫中内侍姜麗劉諸人請妖人王子詔詛呪皇太子刋木像聖母皇上釘其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宫侍衛帶刀行刺語多涉鄭貴妃福王葉向高語通政使具恭疏與日乾奏同上之向高密揭日乾孔學皆京師無

賴讀張至此此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俱在法司其情立見皇上弟靜俟勿為所動動則滋擾上初覽日乾疏震怒及見揭意解遂不問東宮遣取閣揭向高曰皇上既不問則殿下亦無庸更覽皇太子深然之尋御史以他事叅日乾下之獄踰年而搒擊之獄興詳三案

四十二年三月丙子福王常洵之國

四十三年二月南京御史汪有功言福府内侍李進忠

擅祭告孝陵不報　秋七月太常寺少卿史孟麟請册
立皇太孫謫兩淮鹽運判官
四十四年八月壬寅皇太子出閣講學蓋曠期十二年
四十八年夏四月皇后王氏崩后賢而多病國本之論
起上堅操立嫡不立長之語羣疑上意在后病不可知
貴妃即可為國母舉朝皇皇及上年高后以賢見重而
東宮益安至是崩中宮虛位數月貴妃竟不進位　上
不豫右諭德張鼐上言皇上起居靜攝皇太子執禮之

暇時覩左右皇長孫少成之器娛樂庭除既足寬懷亦稱聚順臣竊見士民之家或慈母見背嚴父孤單惟兒孫繞膝可開眉宇雖天子不同民間而骨肉應無二理

七月時上寢疾久皇太子希得召見御史左光斗等諸方從哲請候安從哲曰上諱疾即入門左右不敢傳兵科給事中楊漣曰昔宋文潞公問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書省行法令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內臣知

大臣在門且公當宿閣中從哲曰非故事曰潞公不訶史志聰乎此何時尚問故事二十一日丙申上疾大漸召輔臣方從哲等入弘德殿尋出日已旰皇太子尚徬徨寢門外不得入漣光斗遣人語東宮內侍王安曰上疾甚不召太子非上意太子當力請入侍以備非常即夜毋輕出安故守正力擁佑太子即日上崩遺命封貴妃鄭氏為皇后

泰昌元年即萬歷四十八年也八月光宗既踐祚遵遺

命封皇貴妃命禮部查例行尚書孫如游爭之曰祖宗朝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衾之愛終引割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聞倡議于生前而顧遺詔於逝後豈先帝彌留之際遂不及致詳耶且王貴妃誕育殿下豈非先帝所留意者乃恩典尚爾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裏者得母其子恐九原亦不無怨恫也鄭貴妃賢而習于禮處以非分必非其心之所樂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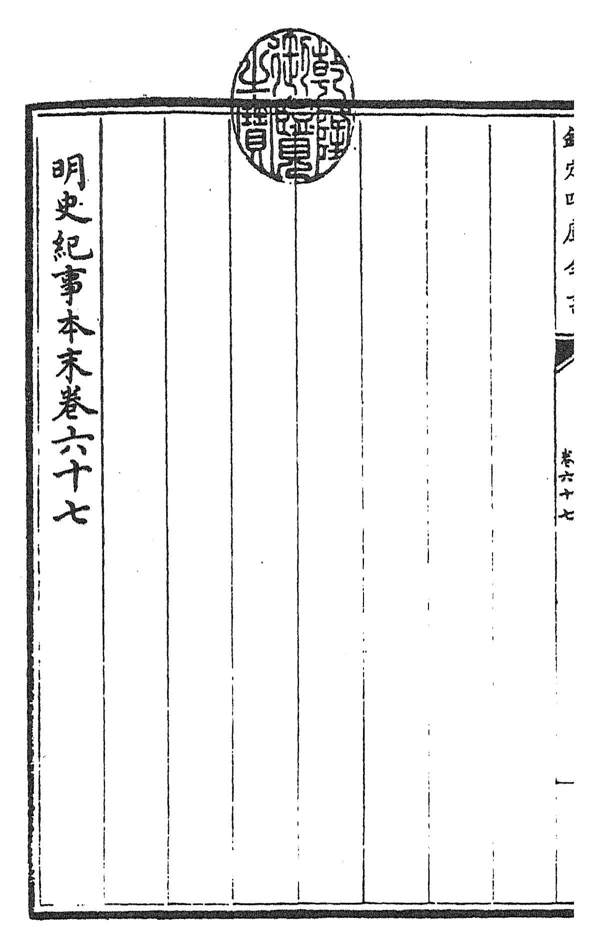
史冊傳之後禩將為盛代典禮之累且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為孝也中庸稱達孝為善繼善述義可行則以遵命為孝義不可行則以遵禮為孝臣不敢奉命從之

谷應泰曰光宗本恭妃所產神皇之元子也恭妃無寵擅寵者鄭貴妃耳乃自萬歷十四年輔臣申時行以建儲為請至二十九年而儲位始定自古父子之間未有受命若斯之難也語云貴夫人愛孺子又云母愛者子抱其時枯菀之勢既形金玦

之寒斯劇羽翼孝恵者少樹功舒王者多而青宫一席尚忍言哉乃首以争國本獲譴者禮垣羅大紘中書黄正賔也又給事李獻可尚書李長春輩或杖或戍一鳴輙斥甚至九臣面詰政府十四官同時降削而神宗動加激擾之名冀箝天下之口不特不欲建儲也因儲禮之不舉而婚冠愆期曠不豫教其後乃令三王並封又欲二王並講女戎伏妖蓋若是其忍乎夫易稱長子主器記美一人

元良重光重潤自古榮之而神宗乃以正天倫之語為不入耳之言深相怨毒酷罰示威則有物以蔽之也究之前星之耀漸朗摘瓜之謀不行論者以諸臣靜聽則蚤且覩成子則以諸臣力爭故久而克定也方鄭妃盛年神宗固嘗許以立愛矣而言者紛紜格不得發始則譴諍臣以快宫闈終亦未必不援朝論以謝嬖倖始則欲以神器之重酬晏私之愛究亦不能以房闥之暱廢天下之公如

是則王家屏之封還御批李騰芳之上書執政斷
當以口舌爭之者也已而妖書反間詛呪横行緹
校勾攝紛然四出與漢治巫蠱何異嗚呼王之禎
猶江充也四明猶公孫賀也即不株累東宮而含
沙射人寜有幸乎幸生光誣服得弛羅織設事吏
蔓延魚網之設鴻則離之都人士寜得安枕卧耶
比太子既建而禁不出閤者又十二年至史孟麟
請册皇太孫猶加降謫焉蓋神宗怒未怠已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王　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六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三案

神宗萬歷四十三年五月己酉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棍撞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簷下內官韓本用等執縛付東華門守備指揮朱雄等收之次日皇太子奏聞命法司提問庚戌巡視皇城御史劉

廷元奏人犯供名張差係薊州井兒峪民語言顛倒形似風狂臣再三考訊本犯呶呶稱喫齋討封等語話非情實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係黠猾情境叵測不可不詳鞫重擬者乙卯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駿聲等審張差供被李自强李萬倉燒差柴草氣憤于四月內來京要赴朝聲冤從東進不識門徑往西走適路遇男子二人紿曰爾無憑據如何進爾拿槓子一條來便可當作冤狀等語差日夜氣忿失志顛狂遂于五

月初四日手拿棗木棍一條仍復進城從東華門直至
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走入前殿下被擒擬依宮殿
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斬決不待時戊午刑部提
牢主事王之寀言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末至新犯張
差見其年壯力强非風顛人初招告狀著死撞進復招
打死罷臣問實招與飯不招當饑死即置飯差前差見
飯低頭已而云不敢說臣乃麾吏書令去止留二役扶
問之招稱張差小名張五兒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

外父呌我跟不知姓名老公說事成與爾幾畝地種老公騎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舖初四到京問何人收留復云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說你先衝一遭撞著一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救得你遂與我棗棍領我由厚載門進到宮門上守門阻我我擊之墮地已而老公多遂被縛小爺福大又招有栢木棍琉璃棍棍多人衆等情其各犯名至死不招臣看此犯不顛不狂有心有膽懼之以刑罰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啖

之以飲食始欲默欲語中多疑似頤皇上縛究犯于文華殿前朝審或勅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則其情立見矣辛酉戶部郎中陸大受言青宮何地男子何人而橫肆手棍幾驚儲蹕此乾坤何等時耶北人好利輕生有金錢以結其心則輕為人死至大姦之奔走死士也或出其技之肅肅者姑試之於死地以探其機而後繼之以驍桀用其死力於忽不經意之處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張差業招一內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說一街道何以

不知其處彼三老三太互為表裏而霸州武舉高順寧等今竟匿於何所變豈無因釁甚非小乞皇上大振乾綱務在首惡必得邪謀永銷明肆凶人於朝市以謝天下疏中有姦戚二字上惡之與之寀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爲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顛始末諸臣據為口實以風顛二字定為鐵案矣乙丑刑部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楨勞永嘉王之寀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

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等再審張差供稱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又有姐夫孔道住本州城内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往龐保處送炭龐劉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著我來說打上宮中撞一個打一個打小爺吃也有著也有劉成跟我來領進去又說你打了我救得你又有三舅送紅票封我為真人等語刑部行薊州道提解

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鞫給事中何士晉
上言頃者張差持梃哭入慈慶宫事關宗社安危皇上
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計安乃旬日以來似猶
泄泄豈刑部主事王之寀一疏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
耶雖事涉宫闈百宜愼重然謀未成機未露猶可從容
曲處今形見勢逼業已至此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
誅之明主可與忠言此事寧無結局疏留中閣臣促之
上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奉襄大典追思慈恩罔極哀慕

不勝方在靜攝中突有風顛奸徒張差持挺闖入青宮
震驚皇太子致朕驚懼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國根本
豈不深愛已傳內宮添人守門關防不時衛護連日覽
卿等所奏姦宄叵測行徑隱微既有主使之人即著三
法司會同擬罪具奏是日刑部據薊知州回文以上壬
申上再諭法司嚴刑鞫審速正典刑時語多涉戚臣鄭
國泰國泰出揭自白給事中何士晉復奏陸大受疏內
雖有身犯姦畹兇鋒等語特借此發端以明杞憂之果

驗而語及張差原止欲追究内官姓名大宅下落並未
直指國泰主謀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
成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輙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
疑若欲釋疑計惟明告宮中力求皇上速將張差所供
龎保劉成立送法司考訊如供有國泰主謀是大逆罪
人臣等執法討賊不但宮中不能庇即皇上亦不能庇
設與國泰無干臣請與國泰約令國泰自具一疏告之
皇上嗣後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係鄭國泰保

護稍有疏虞即便坐罪則人心帖服永無他言若今日
畏各犯招舉一惟熒惑聖聽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使
遠遁或陰覺張差使口滅則疑復生疑將成實事惟有
審處以消後禍不報癸酉駕幸慈寧宮召見百官從御
史劉光復請也輔臣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諸臣先後
至內侍引至聖母靈次行一拜三叩頭禮時上西向倚
左門柱設低座俯石闌百官復至御前叩頭上連呼曰
前來羣臣稍膝而前去御座不數武上練冠練袍皇太

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御座右三皇孫鴈行立左階下上宣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哀痛無已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每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宮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風癲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庭有許多閒說爾等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耶適見刑部郎中趙會禎所問招情止將本内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聖母神位尋執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

愛惜御史劉光復跪於班後大言曰皇上甚慈愛皇太子甚仁孝其意固將順也上不甚悉詰問是誰中使以御史劉光復對光復猶大言不止上斥之至再光復不聞仍申前說上色頓改連呼錦衣何在者三無應者遂令中涓縛之挺杖交下上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候旨方從哲等叩頭言小臣無知妄言望霽天威怒稍解乃以手約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使我有别意何不於彼時更置今又何疑且福王既已至

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名彼能飛至乎因命內侍傳呼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諭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有何說顧問皇太子爾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曰似此風癲之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廷有許多議論爾輩為無君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上因謂羣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又述東宮言連聲重申之羣臣跪聽未起上屢顧閣者令續到官皆放進無阻以故後來者踵趾相錯班行稍右與

帝座遠上又持皇太子面向右問曰爾等俱見否衆俯伏謝乃命諸臣同出甲戌決張差于市乙亥上命司禮監會九卿三法司于文華門前鞫審龐保劉成保原名鄭進成原名劉登雲其與差飯及木棍引進等語俱轉展不招方審問東宮傳諭曰張差持棍闖宮至大殿簷下當時就擒並無別物其情實係風癲誤入宮闈打倒內寺罪所不赦後招出龐保劉成本宮反覆參詳保成身係內官雖欲謀害本宮於保成何益此必保成素曾凌

虐於差故肆行報復之謀誣以主使本宮念人命至重
造逆大事何可輕信連日奏求父皇速决張差以安人
心其誣舉龎保劉成若一槩治罪恐傷天和况姓名不
同當以讐誣干連從輕擬罪奏請定奪則刑獄平本宮
陰隲亦全矣六月戊子刑部審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
左道從律論應流李自强李萬倉應笞從之尋斃龎保
劉成于内庭王之寀為科臣徐紹吉臺臣韓浚所糾部
處閑住中吉特黜為民補何士晉於外著刑部重擬劉

光復罪奪刑部侍郎張問達俸既而釋光復于獄

熹宗天啟元年閏二月御史魏光緒上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先皇帝以長君當主何嫌何疑而無端燕啄王孫瓜抱空蔓奸人搆煽毋思為所欲為海内正人君子一有指斥輙以東林淮上為阱驅除既盡醸禍遂烈並封妖書之事張差挺擊之謀九廟有靈旋即撲滅而招據黄袍山圍聚之逆謀三十六都頭内外多人之布列棗木栢木棍之凶器打死小爺之

逆詞洞心駴目此時稍有人心謂宜請劍殺賊乃諸臣
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而偏用之以庇奸黨不用之以
伸法令而偏用之以難問官首揑風癲以為張本司官
望風承旨曲意偏護改黨內為敖內都頭為香頭許地
三十五畝已載入招又復割去致張差以首搶地謂同
謀做事事敗獨死竟付之不問也主事王之寀懼為赤
族之誅明言入告而諸奸恨不附已巧借察典追奪誥
命主事李俸聾言處分勒令致仕郎中陸大受張廷上

疏告變張廷卒以憂死而大受又以大計黜去嗟嗟逆
君者有罪發奸者何罪借風癲漏獄詞者有罪抒公憤
捐身命者何罪是非不兩立之案非則張差是矣之案
當罪則張差當賞矣况此一事也拿賊奏聞者先帝請
下法司者先帝皇祖曾不以先帝之請爲非而爲之決
張差殲奸監凡十年不御之朝堂一旦召見羣臣面行
撫慰然則皇祖之於此事亦曉然明白特諸臣以風癲
二字無所歸著故寧寬賊徒而罪之案耳聖明在御恩

及林數建言受杖之人先後光明而三臣去國孤踪不蒙昭雪此忠臣義士所以感憤而不平也伏乞皇上立賜擢用以為忘身殉國之勸若傍撓有人終從禁錮亦須明白此案於天地間使人知三臣心事亦曾有人議之者即三臣終老巖穴無恨若區區一官三臣自誓之日業已棄擲而今日乃欲以腐鼠嚇之乎嗟嗟之案本無罪而諸臣强名之曰罪楊漣本無功而諸臣强名之曰功有罪者去有功者亦去則為今之臣必當何如而

後可乎臣願與天下萬世共質之上可其奏
二年二月刑部主事王之寀上言乙卯之變先帝安危在於呼吸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等無復忌憚遂欲睥睨神器化家為國國泰雖死法應開棺斷尸僇其族赭其宮以為人臣大逆不道之戒總之用藥之方即通間之術通間之術即挺擊之謀向使張差事發窮究根株今日之盧受崔文昇敢復爾哉長安公論有曰風癲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評廷元也奇

貨無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先復評先復也擊不中而假之牒牒勢緩而促之藥是昇之藥慘於差之梃是受之書烈於哲之書也張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無劉成亂賊接踵而皇上孤立於朝矣又言郎中胡士相等主風癲者也堂官張問達調停風癲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頌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風癲後寬奸宄勞永嘉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則胡士相閣筆招有

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言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
真人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令高一奎見監薊州
係鎮朔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給
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諸奸
亦有人心者以堂官對衆手單而改之以十八人會審
公單而增減之大逆不道非止大不敬也疏入上不問
五月御史馬逢皐給事中張鵬雲交章劾劉廷元吏部
尚書張問達覆奏廷元倡論保奸降調

五年春正月御史楊維垣劾張差一案王之寀倖功蹤跡誣皇祖負先帝不惟無功抑且有罪又曰從來君臣父子之間間以理喻未聞以勢激也投鼠者既不忌器則騎虎者豈復擇音彼中夜之泣何求不獲是先帝之危不危於張差之一挺而危於之寀之一激也即磔之寀之骨豈足贖哉疏入削之寀籍　五月原任刑部郎中岳駿聲復申挺擊始末疏入起用王之寀逮訊追贓之寀竟以重譴死

夏允彞曰挺擊之事王之寀所詢張差其言甚悉刑部各司官會鞫時亦多相合於是舉朝喧然以為國戚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懼訴於上上命自白之太子貴妃見太子辨甚力貴妃拜太子亦拜且拜且泣上亦掩泣為蠲二璫以解而攻東林者言上於貴妃盛時曾許以立愛晚而媿言之不符也因勸貴妃廣修佛事且助其費上發銀十萬建祠二璫以為磚瓦甚多不若置窰自造利甚奢居民多鬻薪於璫者張

差賣田貿薪亦往市於璫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訟土人於璫璫復嚴責差差以產破薪焚訟又不勝憤憤持挺入宮欲告御狀不意闖入東宮事亦不可知然東宮雖侍衛蕭條何至使外人闌入乎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惕若之慮斷斷不可少顧事聯宮禁勢難結案若必誅外戚廢親藩度能得之於神宗乎從古有明行之法有必不可明行之法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何者光宗固

無恙尚可以全骨肉也乃彼劉廷元韓浚輩必斥逐
執法者而後已是何心與

神宗萬歷四十八年八月丙午朔光宗踐祚先是七月
光宗遵遺命封皇貴妃鄭氏為皇后命禮部查例鄭貴
妃進美女四人乙卯上不豫召醫官陳璽等胗視丁巳
上力疾御門視事聖容頓减已未內醫崔文昇下通利
藥上一晝夜三四十起支離牀褥閣辛酉上不視朝輔
臣方從哲等赴宮門候安有數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

盂頭目眩暈身體罷軟不能動履之旨乙丑鄭養性請收還皇貴妃封后成命允之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上書方從哲責以用藥非方之故給事中楊漣上言賊臣崔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托重之身妄為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皇上哀毀之餘一日萬幾於法正宜清補文昇反投相伐之劑然則流言藉藉所謂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悞藥之奸冀掩外庭攻擿也

如文昇者旣蓋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用藥謬誤皇上一用文昇倒置若此有心之誤耶無心之誤耶有心則虀粉不足償無心則一誤豈可再誤皇上奈何置賊臣肘腋間哉丁卯傳錦衣官宣兵科楊漣并台輔臣方從哲劉一璟韓爌英國公張維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善黃克纘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御史顧慥等時廷臣疑上且杖漣旣入上目視漣久之各

諭以國家事重卿等盡心朕自加意調理辛未再召見羣臣於乾清宮上御東煖閣倚榻憑几皇長子侍立上命諸臣前違諭曰朕見卿等甚喜從哲等請皇長子移宮上曰令他别處去不得請慎醫藥上曰十餘日不進矣久之又諭冊封李選侍諸臣退二十九日甲戌上再名諸臣等於乾清宮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以冊儲原吉期宜改近蚤竣吉典以慰聖懷上因顧皇太子諭曰卿等輔佐為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對

則自指曰是朕壽宮諸臣言聖壽無疆何遽及此上仍
諭要緊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從哲奏鴻臚
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上即命中使宣
可灼至診視具言病源及治法上喜命趣和藥進上飲
湯輙喘藥進乃受上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俟
少頃中使傳聖體用藥後煖潤舒暢思欲飲膳諸臣歡
躍而退可灼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未申可灼出
輔臣迎訊之可灼具言上恐藥力竭復進一丸亟問復

何狀可灼以如前對五鼓内宣急召諸臣趨進而龍馭
以卯刻上賓矣時九月乙亥朔也中外藉藉以李可灼
悞下劫劑恐有情弊而方從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
御史王安舜首爭之疏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帝之
脉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赤紫滿面火升食粥煩
燥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
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虛火燥熱之症幾何不
速之逝乎然醫有不精猶可藉口臣獨恨其膽之大也以

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輕亦當治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殿下頒以賞格臣謂不過借此一舉塞外廷之議論夫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荐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為謬猶可言也以其為善而荐之不可言也疏入乃改票罰俸一年而議者蠭起矣御史鄭宗周上言往歲張差之變操椎禁門幾釀不測之禍祇以皇祖優容未盡厥罪故文昇尤而效之臣請寸斬文昇以謝九廟臣非謂誅一文昇遂足以申國憲而

消逆萌弟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復置不問奸人
得志何所憚而不為也從哲擬旨下司禮監於是御史
郭如楚主事呂維祺交章論崔文昇李可灼　壬午給
事中惠世揚劾奏輔臣方從哲言鄭貴妃包藏禍心先
帝隱忍而不敢言封后之舉滿朝倡義執爭從哲兩可
其間是狥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隱禍也無君當誅
者一李選侍原為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且以因緣近倖
之故欺抗先聖母從哲獨非人臣乎及受劉遜李進忠

盜藏美珠夜半密約封妃不得佔居乾清是視登極爲
兒戲而天子不如宮嬪也無君當誅者二崔文昇輕用
剥伐之藥廷臣交章言之從哲何心必加曲庇律之趙
盾許世子何辭弑君之罪無君當誅者三癸巳南京太
常寺少卿曹珍請究醫藥奸黨
熹宗天啟元年春正月御史焦源溥請誅崔文昇
十月丁卯御史傅宗龍馬逢皐李希孔交章請誅崔文
昇

二年夏四月光祿少卿高攀龍上言崔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不可復收是明以藥弑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者死況至尊乎陛下不即誅僇僅止斥逐今文昇復潜住京師意欲何為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劉保謀逆實係盧受主謀受鄭氏人不可掩也文昇素為鄭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拷訊其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不聽　禮部尚書孫慎行上言皇考賓天雖係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

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太醫院官呈方簡明恐致失誤可灼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弒君然則從哲宜何如處焉速劍自裁以謝皇考義之上也闔門席槀以待司寇次也而乃晏然支辨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豈以已實薦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皇考可忍乎臣謂縱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

弒之名難免弒之實即忠愛深心欲為君父隱諱不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進紅藥兩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為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非獨此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祖制未有以妃為后者亦未有帝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皇祖英明不聞有楚歌楚舞唏嘘之態即彌留之際尚不能因緣徼幸而突傳此旨觀禮部疏云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思若非禮部執爭諸科道力責貴戚上章請免幾何不誤

立皇后貽社稷憂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一也又有議上尊謚稱恭皇帝夫宋之恭端將亡哀王晉王降宋隋主降唐周主降宋俱為恭帝皇祖四十八年平倭平播平寧夏豈無他懿美可稱而比降王遁裔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詛咒君國等於弁髦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二也又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夫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事即劉遜李進忠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者以為從哲實教之從哲即未肯承然以顧

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任婦寺之縱横忍冲主之杌棿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相臣所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相臣所宜極慎重之事反覺勇往直前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真無以過伏乞皇上大奮乾綱赫然震怒毋訪近習近習其攀援也毋畏忌諱忌諱其布置也如臣言有當乞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併將李可灼嚴加拷問置之極刑如臣言無當即以重典治臣亦所甘受矣

奉旨會議具奏左都御史鄒元標上言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恃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舟過南中諸士紳爭言先帝卒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先帝无妄之藥延或有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既入都門聞諸臣曰說到先帝大事令人閣筆說到壬辰以後諸相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臣盖復致疑近讀孫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為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無以解

人之疑方從哲秉政七年未聞輔相何道但聞一日馬上三書催戰將祖宗櫛風沐雨一片東方盡致淪沒試問誰秉國鈞而使先帝震驚使張差闖宮使豺狼當道使宵人亂政使潛鱗駭浪將何辭以對從哲近在肘腋羣陰密布臣投林一世耻言人過豈敢過求從哲惟是臣身為風憲之官名在會議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君臣大義今日不明再無有明之日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臣亦知陛下隆禮舊輔未必能毅然立斷諸輔

同籍同官未必能捐情立剖易曰益之用凶事凶事政所以益之也臣讀學士公鼐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爲小人不言東宮者爲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又云盡除天下之清流陰翦元良之羽翼此眞實録眞史筆也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臣不知忌諱爲先帝計爲陛下萬壽無疆計爲天下萬世君臣計爲寒將來奸臣賊子之膽殺將來奸臣賊子之謀計疏入方從哲上疏辨自請削奪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時九卿科道會奏久延給事中魏大中速之曰禮臣孫愼行痛先帝崩殂討舊輔方從哲以春秋之法皇上命諸臣據實回報何以迄今未奏也蓋先帝之棄羣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率土忠義之驚心者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前日之梃不中而圖所以中者百端至藏酖毒於女謁侯元精耗損僊憊不可支而蕩以暴下之劑爍以純火之鉛先帝彌留而不起矣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先帝之賊也自乙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

賊者誰何以迄今未奏也且非獨不討而已酬可灼以賞賜奬可灼以忠愛寛可灼以罰倖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者代爲委之於先帝之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膽所羽翼之賢良數十日深山窮儌所謳吟之堯舜一旦戕於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護之從哲眞無人心者何以迄今未奏也春秋之法誅意闖入慈慶非張差之意固鄭國泰之意也挺刺益疾非崔文昇之意固鄭養性之意也而執政者何以不問也

春秋之法誅賊必誅夫賊之所恃今造意者何所恃黨賊者何所恃恃從哲也不必紅鉛之進出從哲之意而從哲已為罪之魁也何以迄今未奏也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崔文昇之逆不遡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絫之三案不定不悉崔文昇之情罪不下張差而李可灼次之如是而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之所以自處者可以權衡其間矣何以迄今未奏也時先後彈者王事王之寀劉宗周給事中周

布令彭汝南傅櫆御史吳甡薛文周沈應時方有度安伸溫皐謨江日彩張慎言會議駁正者尚書王紀汪應蛟王永光侍郎楊東明陳大道李宗延張經世陳邦瞻太僕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中用懋于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昶湍朝薦熊明遇黄龍光太常少卿高攀龍給事中劉弘化霍守典御史蔣允儀劉薇李玄等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會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畧曰禮臣孫慎行首論李可灼進紅丸

事可灼先見内閣臣等初未知至奉皇考宣名於乾清宫輔臣與臣等乃共言可灼進藥多言不可進或言可進俱慎重未敢決又宣臣等進宫内跪御榻前諭臣等輔皇上為堯舜隨問寺官李可灼何在可灼至視疾進紅丸少頃又進一丸至申間聖體服藥後微汗身覺温熱就寢此進藥之始末臣等所共見聞者是時輔臣視皇考之疾急廹倉皇悽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忍輕言但以我皇考之身可灼輕進嘗試從哲未能力止九卿與

輔臣并俟於宮門内亦未能力止諸臣均有罪焉至於
可灼之處分中外共痛之憾之乃臺臣王安舜上疏力
爭先票罰俸繼票養病去則失之輕失之輕故即按其
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皇考服中
外而正大法輔臣於辨疏後自請削奪以釋中外之疑
臣等謂應如輔臣之請為法任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
所宜爾至於選侍欲垂簾聽政吏部九卿公疏請移宮
科道專疏請移宮皇上允其奏諸臣共快之然其心猶

以輔臣之奏不毅然為諸臣倡也倘其時非諸臣共扶
大義乾清何地令其竊靈威福又將如我皇上登極還
宮何哉夫李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脈知醫者也一旦以
紅丸進希圖非望之福而龍馭上昇攀號無及可灼罪
勝誅乎應即勑行法司究問以正刑章崔文昇當皇考
哀感傷寒之時進大黃涼藥可灼輕進紅丸不加詳察
罪又在可灼上矣法應逮文昇於法司從重究擬以三
尺除二惡肅綱紀而洩公憤庶中外之心可以釋輔臣

之心可以明識上李可灼法司究問崔文昇仍發遣南京是時與從哲合者刑部尚書黃克纘詹事公鼐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給事中汪慶百十月李可灼遣戍

五年四月免李可灼戍　十一月尚寶司少卿劉志選劾原任禮部尚書孫慎行倡不嘗藥之說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終更附不討賊之論輕詆皇上不得正其始并侵及葉向高張問達命宣付史館

懷宗崇禎元年三月太監崔文昇下獄戍南京初魏忠

賢擅權復以文昇督漕運至是敗

谷應泰曰光宗方諒闇鞫凶哀勞毀瘁而宮中巧相蠱惑更進女尤於是罷免常朝輭脚致疾一月之內玉几再憑梓宮兩哭嗚呼斯亦皇家之不幸也考其時提督御藥房橫加攻泄者內侍崔文昇也洎乎疾漸彌留氣息綿屬而玉椀初調金甌不御者李可灼也然而光宗之疾無文昇或猶可以倖生而郤可灼亦難免於必死者蓋文昇之調護

在初而可灼之救援已劇也善乎吳甡之言曰文
昇故用泄藥可灼誤進紅丸故以藥之補泄相較
則大黃之尅過於紅鉛而以事之早晚相衡則文
昇之辜浮於可灼此時為政府者宜援憲宗柳泌
之事純皇孝孜省之獄論坐文昇薄譴可灼伸嗣
主之呌號慰域中之哀痛則其法平矣而奈何文
昇保全可灼蒙賚掩罪為功一至此乎夫庸醫殺
人律應永錮拙工誤治俗奮老拳何嘗疑其別有

主使内叢酖毒而情有所激法不得貸獨柰何宮車
晚出銀幣蚕膺崇德報功義於胡有埶筆者不學
無術甚愚鮮量矣宜諸臣之起而攻之也夫諸臣
以攀髯之忠矢批鱗之奏小雅傷時幾於誹怨嬰
兒哭母失其常聲過於騷激無足怪者至若以文
昇可灼之不慎而即比之王莽之椒酒梁冀之煮
餅則深文周内不無傷於好盡矣語云吾黨兩分
其過可也

光宗泰昌元年八月乙卯上不豫傳諭禮部曰選侍李氏侍朕勤勞皇長子生母薨逝後奉先帝旨委托撫育視如親子厥功懋焉其封為皇貴妃欽天監擇九月初六日行乙丑主事孫朝肅徐世儀御史鄭宗周上書輔臣方從哲請冊立皇太子且移居慈慶宮庚午上名閣部九卿至榻前諭曰選侍數產不育止存一女隨傳皇長子出見上又言皇五子亦無母亦是選侍撫育傳皇五子出見辛未上名諸臣於乾清宮又諭速封選侍禮

臣孫如游奏臣部前奉聖諭上孝端顯皇后孝靖皇太后尊謚加封郭元妃王才人為皇后皆未告竣宜俟四大禮舉行之後若論皇儲保護功則選侍之封惟恐不早即從該監之請未為不可上命如前期甲戌上再召諸臣於乾清宮仍諭封皇貴妃語未既選侍披幃立呼皇長子入咄咄語復趨之出皇長子向上曰要封皇后上不語九月乙亥朔上崩給事中楊漣語周嘉謨李汝華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可托少主者急宜請見嗣主呼萬

歲以安危疑隨擁出宮移住慈慶為是二臣然之以語
方從哲漣遂先諸臣排闥入閤豐挺亂下漣厲聲曰皇
帝名我等至此今晏駕嗣主幼小汝等阻門不容入臨
意欲何為閹者卻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皇長子皇長
子為選侍阻於煖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紿選侍抱
持以出諸臣即叩頭呼萬歲皇長子曰不敢當羣臣共
請詣文華殿王安擁之行閣臣劉一燝掖左勳臣張維
賢掖右內侍李進忠傳選侍命名還皇長子者三喝諸

臣曰汝輩挾之何往連叱之共擁皇長子登輿至文華殿皇長子西向坐羣臣禮見畢請即日登極不允諭初六日即位復擁入慈慶宮一燝奏曰今乾清宮未淨殿下請暫居此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輕易即詣乾清宮哭臨須臣等到乃發皇長子首肯連語中官曰外事緩急在諸大臣調護聖躬在諸内臣責有所歸王安等踴躍稱諾諸臣退諸臣有議即日正位者令中官再傳不允衆皆朝服待命少卿徐

養量御史左光斗唾漣不宜阻今日即位漣恐語錦衣
帥駱思恭嚴緹騎内外防護丙子尚書周嘉謨等合疏
請選侍移宫左光斗上言内廷之有乾清宫猶外廷之
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
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置别殿非但
避嫌亦以别尊卑也今大行皇帝賔天選侍既非嫡母又
非生母儼然居正宫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
大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内輔

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御戴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
襁負之哉即貴妃之請許於先皇彌留之際其意可知
且行於先皇則俯錫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奉之稱
有斷斷不可者倘及今不早斷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
實武后之禍將見於今上諭移宮已有吉冊封事既云
尊卑難稱著禮部再議給事中暴謙貞抄參曰大寶將
登上有百靈呵護下有羣工擁戴亦何用此婦人女子
為且聞選侍非忠誠愛國者萬一封典得行事權或假

則滋蔓難圖慎終慮始事屬可已抄出寢之戊寅選侍用李進忠謀邀皇長子同宮王安忿然宣言且逮楊左楊漣遇進忠於宮門問選侍移宮何日進忠搖手曰李娘娘怒甚今母子一宮正欲究左御史武氏之說漣叱曰誤矣幸遇我皇長子今非昨比選侍移宮異日封號自在且皇長子年長矣若屬得無懼乎進忠默然去科道惠世揚張潑從東宮門來駭傳今日選侍垂簾逮光斗漣曰無之　已卯選侍尚無移宮意楊漣上言先帝升

遐人心危疑咸謂選侍外托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故力請殿下暫居慈慶欲先撥別宮而遷之然後奉駕還宮蓋祖宗之宗社為重宮幃之恩寵為輕此臣等之私願也今登極已在明日矣豈有天子偏處東宮之禮先帝聖明同符堯舜徒以鄭貴妃保護為名病體之所以沉錮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藉藉至今抱痛安得不為寒心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泄以負先帝凴几輔

殿下之託亦在今日疏上漣復往趨方從哲從哲曰待初九十二亦未晚漣曰天子無復反東宮禮選侍今不移亦未有移之日此不可頃刻緩者內侍曰獨不念先帝舊寵乎漣怒曰國家事大豈容姑息且汝輩何敢如是聲徹大內皇長子使人諭漣出命司禮監按盜藏諸侍收李進忠劉遜等選侍移居仁壽殿己亥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至德曰孝先帝命諸臣輔皇上為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父

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忘先帝之於鄭貴妃三十餘年天下側目之隙但以篤念皇祖渙然氷釋何不輔皇上取法而乃作法於凉縱云選侍原非淑德夙有舊恨此亦婦人女子之常態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諭以選侍產有幼女𡫭欷情事草木感傷而況我輩臣子乎伏願閣下委曲調護令李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慮意外辛丑御史左光斗上言選侍既移宮之後自當存大體捐其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是於國體

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伏乞皇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今日調御何方不得憑中使口傳聖旨正劉遜李進忠法其餘槩從寬政庶幾燒殺獄之詞者正以寢淮南之謀疏入上傳諭內閣朕幼冲時選侍氣凌聖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皇考病篤選侍威挾朕躬傳封皇后朕心不自安暫居慈慶選侍復差李進忠劉遜等命每日章奏文書先奏選侍方與朕覽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

奉養選侍於噦鸞宮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其孝進忠田詔等盜庫首犯事干憲典原非株連御可傳示遵行輔臣方從哲讀諭驚愕具揭封進言皇上既仰體先帝遺愛不宜暴其過惡傳之外庭上再諭發抄南京御史王允臣糾從哲曰陛下移宮後發一聖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迹之意而宰相輙自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　十月丁卯噦鸞宮災上諭選侍皇妹俱無恙

十一月丁亥給事中周朝瑞以賈繼春之揭謂其喜樹

旌旗妄生題目繼春復揭曰保全選侍蓋亦人倫天理

布帛菽粟之言非旌旗題目也朝瑞揭駁之曰安選侍

者猶謂之是安宗社者顧謂之非乎繼春再揭曰主上

父子相繼宗社何嘗不安而必待傾選侍以安之即移

宮原是正理豈必移時驅逐革其已進儀注之貴妃因

其無端羅織之老文伶竹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

未亡人雉經莫訴朝瑞又揭謂繼春操戈於解忿平爭

者繼春又揭職非操戈乃止戈也聖德無損為臣子者

同心為國有何不解之忿不平之爭而煩左右袒之費詞乎　刑部尚書黄克纘執奏鄭穏山劉尚禮姜昇劉遜四人罪名當從末減不允克纘執奏如初因言父母並尊事有出於念母之誠迹似涉於忘父之過必委曲周旋使渾然無跡方為大孝因力求罷　十二月乙卯都給事楊漣疏曰前選侍移宫一事護牖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及今不一昭明將以今日之疑端成他時之實事臣𫎇先帝召見目擊當日情形敢不一語憶先

帝憑几之言問及選侍而再四叮嚀則曰輔皇上要緊
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而出隨有要封
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夫君臣正相引痛之時忍於
要挾求封一旦事權在握豈僅僅虛名足稱其意此八
月二十九日事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急名諸臣
而龍馭上賓实此時主君為重宜急於請見一見即呼
萬歲以慰人心而宮門内使乃有持挺不容入者臣冒
犯忿詈與爭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事也諸臣哭臨畢請

見皇上於寢門拜呼萬歲天語不敢當者三諸臣捧龍
軒至文華殿門行呼嵩叩頭禮已而大小臣工共祈皇上
即日登極上傳諭卜期而諸臣皇皇深以未登極為危
蓋先帝變出倉卒上無聖母之憑依中無皇后之慰藉
在旁窺伺誰為可恃此初一日辰刻事也爾時諸臣議
皇上宜歸何宮臣思選侍推挽景象又習聞其上有深
相結交之貴寵乃云從來冲齡天子不宜託之素無恩
德之婦人且選侍如可託皇上必深知之雖强之離而

不得如不可託雖強之留而亦不可得而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事也御極卜期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請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請蓋因皇上一正九五斷無避宮而又不可同居至初五日期且廹矣臣是以有正位叅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嬪自有定分即加恩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假令登極之後而宮嬪悍然居天子之宮天子居青宮非理歸乾清不得尚得朝廷尊而體統正乎此初五日午刻

臣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憤爭事也至本日移宮臣即語諸大臣移宮自移宮陞禮自陞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即本日緝獲罪璫只宜殲厥渠魁無滋蔓引大抵宸居未淨先帝之社稷付託為重則平日之寵愛為輕及其宸居已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乃移宮之後忽有蜚語有倡選侍徒跣跟蹌欲自裁處皇妹失所至於

投井者或傳治罪璫過甚者或稱內外交通者使夙夜
憂時之士誤收為一時感慨嘆息之言作此日不白之
案九廟神靈鑒此熱血若夫緝拏罪璫此譬如人家主
人謝世羣僕乘間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只在
法司得其平耳於選侍恩禮何與臣謂寧可使今日惜
選侍無使移宮不早不幸而成女后垂簾之事彼三十
餘年憑依蟠結之羣邪又得以因緣多事於以保惜先
帝寵愛則得矣而輔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以

此為愉快耶况兩奉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噦鸞宮火復奉有選侍皇妹無恙之旨方知皇上雖念及於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於光宗先帝之唏歔海涵天蓋盡仁無已伏乞皇上採臣戇言更於皇弟皇妹時勤召見諭安不妨曲及李選侍者酌加恩數遵愛先帝之子女當亦聖母所共喜者疏上下旨褒諭又特諭廷臣曰朕冲齡登極開誠布公不意外廷乃有謗語輕聽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録誠如科臣楊連所奏者朕

不得不再伸諭以釋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諸臣入臨畢請朝見朕李選侍阻朕於煖閣司禮官固請選侍許而後悔又使李進忠請回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來牽朕衣御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於煖閣司禮監王體乾固請得出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恭送梓宮於仁壽殿選侍差人傳朕

必欲再朝見方回各宮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考命依選侍朕不任彼宮飲食衣服皆皇祖皇考所賜每日僅往彼一見因之懷恨淩虐不堪若避宮不早則彼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何矣既毆崩聖母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通一語朕苦衷外廷不能盡知今停封以慰聖母之靈奉養以尊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以仰體朕心矣臣工私於李黨不顧大義諭卿等知之今後毋

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時方從哲在告劉一燝等上言皇上嗣位以來宮禁肅清乃以形跡影響之疑互相紛辨致厪聖懷伏讀聖諭當年宮掖事情及頃者避宮景象悽惋危衷宛然在目諸臣從以事後論安危謂周防為多事皇上責以猜疑輕聽誠恐有之若云庇護黨私則萬萬不敢也御史王業浩上言先帝毓德青宮止孝止慈何以一女子之微致生枝節如聖諭派與照管并毆崩聖母等語天下萬世不察則先帝御家之盛德不

無少損且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普天率土俱有同仇之義而聖諭至此且曲處如此則前日之肅清既未得為義之盡今此之優厚亦不得為仁之至外廷臣工比肩事主至分目之曰安社稷安選侍臣恐水火之情形既判玄黄之戰辯方興奏留中庚午都給事楊漣乞歸疏曰垂簾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嘖起臣不過發明移宫始末使了然在人耳目而旋荷綸綍之褒過邀忠直之譽使臣區區之苦心反為夸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

一也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呼嵩者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宮捧皇上左右手者張維賢劉一燝也臣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慙卑末豈可掩人於朝仰藉清平豈可貪天為力臣之不安二也宮禁自就清肅社稷有何楻杌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為言君幸有子不憂杞國之天臣獨何人敢捧虞淵之日臣之不安三也臣引分自思俯全臣節惟有決去一著而已臣蹇窮骯髒之人披上方之文綺賫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

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真覺俯仰皆寬即不幸先犬
馬塡溝壑持此二字以報皇考於在天見先人於地下
臣亦可瞑目安寢矣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未罪臣
又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浩蕩之恩波放
臣爲急流勇退之人而已詔許之
熹宗天啟元年春二月御史賈繼春直陳具揭之實奉
旨切責繼春復上言臣初入班行當移宮之後祗因痛
切先帝急欲効忠皇上及捧讀聖諭乃知天地之高厚

曲為保全而小臣之狂愚猶妄有規勸謹備錄原揭回話上以其疏中無雜經入井二語著再回話夏四月吏部尚書周嘉謨及九卿科道會議云繼春席藳待罪懇請優容仍下旨切責落職永不敘用四年夏四月大理寺少卿范濟世請遵遺命封李選侍為妃下旨切責先是光宗青宮舊監王安强直不阿選侍魏忠賢既矯殺之乃盡反其所為會楊漣上疏發忠賢二十四罪忠賢益憤六月遂矯上命復議封選侍禮臣林堯俞奏止之

不聽竟封李氏為康妃　十二月台還御史賈繼春徐
景濂王志道等
夏允彜曰庚申一月之内連遭大喪中外洶洶楊漣
率衆排闥見東宮即羅拜選侍時在乾清宫以母禮
自待左光斗遽疏言乾清宫非至尊不可居持論自
正但中言武氏之禍立見於今差亦過當楊左即拉
閣臣揭請即日移宫選侍頗覺皇遽御史賈繼春遂
言先帝至孝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遺庇亦未可盡言

其非然宮之應移自屬定禮楊左不可居以為功他人亦何可訊之為罪也楊與賈互相譏諷賈以楊必將與大璫共受封拜譏之楊遂掛冠歸中吉切責賈賈倉皇自辨詞頗哀高弘圖張慎言出疏兩解之言至平且確乃賈終黜為民而楊不久優擢至副院則亦東林失平之事也後遂以此殺楊左則冤彌甚即賈亦心憐之總之東林操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難受攻東林者言風顛言可灼無他意移宮太亟不失

謂停卒以此罪諸賢而加以一綱不大謬乎

五年夏四月給事中霍維華上言挺擊紅丸移宫三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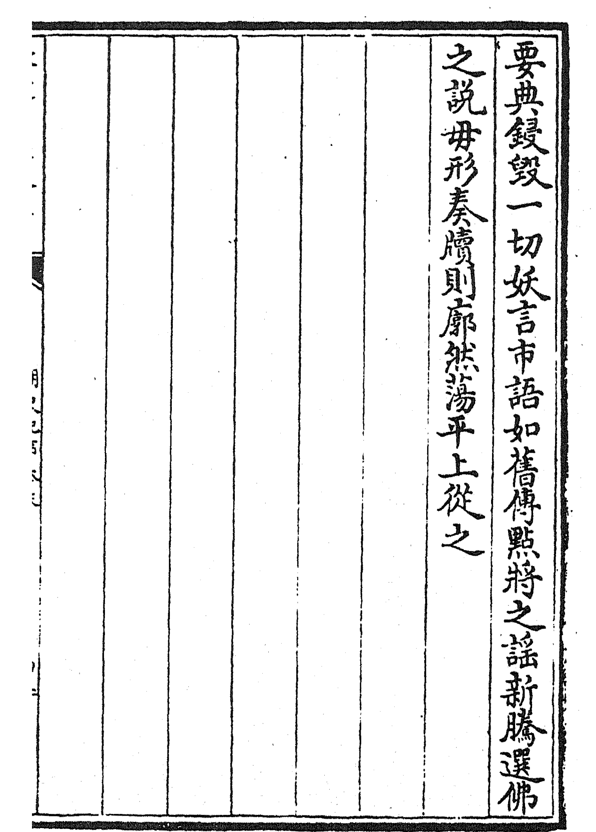
畧曰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妃之未封而況於后請之不得而況於自后不妃不后而況於垂簾臣謂宫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也難移宫者所以重選侍之罪而張擁戴之功神祖冊立東宫稍遲諸臣羣起而爭之然篤愛震器始終不渝倘果如奸邪所稱廢立巫蠱之謀則九閽邃密乃藉一風癲之張差有是理乎非神祖

先帝慈孝無間王之案陸大受同惡相濟開釁骨月矣
神祖升遐先帝哀毀遽發夙疾而悠悠之口致疑於宮
掖豈臣子所忍言孫愼行借題紅丸誣先帝為受鴆加
從哲以弑逆鄒元標鍾羽正從而和之兩人立名非真
晚節不振委身門户敗壞生平伏乞嚴諭纂修諸臣以
存信史已而三朝要典成起乙卯止辛酉魏忠賢矯宸
翰弁之
懷宗崇禎元年五月侍講倪元璐上言主挺擊者力護

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也未幾而魏忠賢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故凡推戴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以臣所見惟毀之而已假閹豎之權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

而加論斷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托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序為例當毀三臣謂此書不毀必有受其累者則非主三案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爭三案諸臣品原三等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曄等不足問矣最上如黄克纉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處君子而不必求同既遇小人而自能為異本末炳然然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數人高明之觀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

其次者雖非盡有執持要亦不皆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翻駁之端至於纂修詞臣之在當日更有難言者丹鉛未下斧鑕先懸姜逢元閣筆一嘆朝聞夕逐楊世英吳士元余煌等備極調維其於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有刪其已甚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決不下一不道無將等字以傳會爰書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若復彈章一加萬節俱喪此臣之所謂累也願勅部立將



要典鋟毀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
之說毋形奏牘則廓然蕩平上從之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